祥符縣志

LIBRARY
OCT 26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96
K35H73
1739
v.5

五

爲西亭子與余遊雅以文相切劘命之
記之如左
國朝康熙三十八年居民掘廟址得碑雍正三年邑
紳王符震王栢齡程民趙珣李大寶等建大殿
三楹十一年總督王士俊修
王士俊修文昌祠碑記云凡郡之東南於卦位
爲巽術家爲主文章科第夫離爲文明之象不
於正南而於東南者蓋取巽之木生離之火也
文昌司命者係斗魁戴筐六星四曰司命主賞

而進德故今士子進取祀之考黃帝占曰文昌宫者天府之離宮則固以離屬文明今巽方祀之得相生之義宜祀之久而不替矣汴城桂香文昌祠在郡東南隅正係巽位昉于北宋毗連太學舊址明永樂五年改遷學宮而祠留不遷後漸圮嘉靖三十二年周藩修之曹汴爲作碑紀其事至崇貞十五年湮於黃水栽

朝康熙三十八年民掘地得碑紳士遂謀脩之鳩工于雍正三年三月十五日落成于是年十一月

十四日舊碑復立至十二年余奉
命總督河東往謁祠更解俸爲置門樓以奉魁宿而
祠遂完整紳士另置貞石而乞文于余余于是
祠之疊興疊廢而不禁喟然有感也夫是祠始
于北宋太學其時宋建都于汴太學人才最盛
稽其遺制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
千人升內舍內舍生三百人升上舍上舍生百
人賜出身則是祠之衣冠肅穆廟貌巍峩瞻拜
絡繹一時極盛可想而知也乃星移物換一委

于榛莽而故明中葉修之再淪于波臣而今日紳士脩之豈盛衰之理往復之機夫固有數存其間歟抑恭遇

郅隆之會光昌之運司命亦思有以自見歟且地固有靈巽之大象君子以申命行事實有相繼而興之義歟則今紳士之感激而興誠敬而奉洵動于不能自已者矣雖然使紳士以爲乞靈司命弋取華膴斯乃庸兒鄙夫之見甚有所不可也蓋司命垂象乃天之星宿耳後人則以司祿

之張仲實之如星有傳說卽以殷代傳說當之
之類也顧旣以有神自能錫福然詩獨歌之曰
張仲孝友不頌神之文章而頌神之孝友誠以
孝弟者文章之根柢所謂文章莫大乎是是神
之垂鑒可知倘紳士不能首敦品行次重詞華
則舉不潔之躬日深拜跽神將赫然示之罰也
敢希福乎所以巽卦九二云用史巫紛若吉无
咎夫史巫紛若卽今祭祀之象也惟九二有剛
中之德神其享之所以吉而无咎不然上九失

中同一巽在牀下卽不免于喪其資斧而爲貞凶可不愼歟至此祠重葺于雍正丁未之歲又合巽卦九五先庚三日之義蓋先庚三日丁也朱子謂丁寧于其初而爻辭謂无初有終占謂貞吉悔亡无不利然則以營造之年推之益合于吉占符于方位應于文明紳士固宜砥礪飭躬以懋承神庥矣遂爲文以紀之若舊碑所云以爲神亦不幸而不生于上古之世而生于溷濁之世貪天之功以爲巳力其說誣慢不根何

足以文麗牲之珉也是爲記

附王士俊文昌祠惜字文云汴城桂香祠文昌閣其原最古余既爲文誌之於石又敬念帝君垂諭世人惜字而人多不能恪遵寶訓也因復爲之推廣曰夫字之爲用猶人之有口腹而必資飲食有身體而必資衣服也飲食衣服之用人知其甚切於人而愛之重之顧字獨不知愛之重之乎人有棄擲飲食裂毁衣服見者必咨嗟驚歎而惜其後之不繼也顧見字紙之棄擲

裂毀獨不知咨嗟驚嘆而委之巳乎且夫字紙之貴人視之爲布帛菽粟天視之爲奇珍異寶也故乾出天苞坤流地符造字之初天雨粟鬼夜哭龍潛藏蓋洩兩間之秘奧開天下之文明濬人心之智巧爲功最普爲效最神天固有所甚不得已而仁愛下民又不惜罄以予之也今世有甚寶貴之物過於球琳琅玕珍珠木難琴瑟諸品我不自惜而舉以予人處人之愛之者弗加珍惜視猶草芥棄諸泥塗如已冦之[illegible]

毫無異之芻狗我見之聞之有不忿然怒愁然

傷者乎以人情揆天意可知不惜字紙者不免

於天之怒且傷也爲天所怒且傷之人偶免於

雷霆之斧牛鬼猛虎之兇熱火純鐵純石之地

獄亦已瘁矣又安望富貴福澤康寧壽考世世

子孫能讀書發科第耶是以帝君諄諄垂諭蓋

仰體上天好生之德俯憫愚昧誤罪之苦且曰

罹罪之苦如是反是而能敬惜焉則所以受福

於天者亦屬無量恒河沙數也余故就桂香祠

偕藩臬監司諸君立一惜字會現捐俸日購買
廢字計百觔給叙銀五錢聚而焚之送其灰燼
於大河之中先行廓清之策再行持久之策撥
官田一頃每年租銀三十六兩交藩庫轉給諸
人專司收字之役遴紳士二人董其事月月賚
送豈以希福哉揆之於理亦應如是也於戲不
能惜字士大夫之罪較愚民而更甚矣士大夫
置身青雲承前啓後獲上安民建功樹業皆其
最下筆耕墨耘以資俯仰道皆由此我川士

力日賴其養而又狠籍芟毀之乎且亦知其寶貴矣而又視爲草菅塵塊乎律以天誅之條必曰爾固爲識寶之波斯胡凡球琳琅玕珍珠木難瑟瑟諸品無弗精辨其眞贋而況貴於是者我以字汝汝又利之汝又棄之乎律以加等諒非深文也若夫甿隷賤夫婦女孺孩不知借字或借爲糊窗壁夾針線作包裹種種隨手散擲任足踐踏等類士大夫切須代爲收拾寧量爲給資相易并詳勸切戒功德無量也更有

一種奸商黠賈將廢紙廣收浸泡以水俟其透
入爛化暴之烈日加以鎚煉如韈鞋紙底多藉
爲用名曰還魂紙此眞堪髮指痛恨爲利幾何
忍蹈大戾司土君子宜嚴察痛懲之弓耳聞目
見此等頑惡曾有各受雷霆之斧者嗚呼天恐
雷部不勝誅也則牛鬼猛蛇之口純火純鑊純
石之地獄其留而待焉直旦暮間事耳寧不懼
哉又有官署之中兩廊胥吏率將廢棄案卷檄
移告示文書等類散棄滿地任其浥爛委

或濫爲爇火之焠塞向之塊昔人謂浪擲字紙多在衙署斯言信不誣也所恃官長諄諭切懲庶有艾乎蓋士大夫有督察勸化之責律以天誅之條必曰爾倘爲識寶之波斯胡凡球琳琅玕珍珠亦不難瑟瑟諸品彼盲於目者未之知也爾可不一爲指點任其顛越受戾耶故人爲無與於我遂爾視之夷然吾恐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亦必竟從未滅絕不連坐耳余因推廣帝君寶訓以明會之所由立者如此嗟乎河圖洛書

丹文綠字庖羲畫卦之壇史皇造字之臺文字權輿俱在汴洛履斯土者宜何如愛護矜惜數聖人神人臨之在上賢之在旁也雖然豈獨河南一省事耶此會之所及者僅區區省城偏隅耳四國樂善之士不以余言爲河漢尙共勉之

三聖廟在宣平坊弘治七年建萬歷五年侍郎曹金修明季河水圯今在棚塲街新建

王母娘娘廟在南薰門外　國朝順治十二年建康熙三十二年修

鐵犀鎮河廻龍廟在縣城東北五里供土府至尊
九壘高皇大帝金龍四大王靈佑襄濟黃大王
及各河神名臣等神明正統十一年建嗣後屢
修　國朝康熙三十年巡撫閻興邦重修
閻興邦修鎮河廟碑記云出大梁之安遠門東
北隅四里許有回龍廟面城背河委在黃沙蔓
草間郡縣志所不載亦無碑碣可考詢之土人
曰以祀河神者相傳蓋久今則殘垣敗宇爲盲
風苦雨所侵蝕岌岌欲傾且河環坎方而廟乃

雖嚮譬之南轅而北轍其不足以邀神之祐也明甚廟後有鐵犀猙獰蹲踞半出土上背鑿銘詞凡二十二句古雅蒼健係正統十一年丙寅五月巡撫于忠肅所鑄以鎮水者其詞有曰安若泰山固若磐石水怪潛形馮夷斂迹城府堅完民無墊溺雨順風調男耕女織即此數言觀之則公之爲大衆計安全者可謂防之周而慮之密矣公撫豫前後一十八年歷窮鄉以殫經畫勸平糴以備飢荒止牧馬以綏閭左絕苞苴

以勵清風又因河決侵汴堤甚急親臨其地解
衣塞之復籲天願以身代而水果退大梁民祀
之以報德今廟雖飄搖頹敝惟此鐵犀巋然如
故當闖賊之圍大梁也會用萬夫移犀千鎚百
煅聲聞十里浹旬不能損其全軀僅于左脇少
穿一穴于午歲遂埋没土中後人劚地而得之
視其銘詞隱隱隆起若商周鼎彝銀鉤無損可
謂有神物焉爲之訶護矣予撫豫三載往來河
上享安瀾之福覩此廟宇矗南孤峙失其方位

因捐俸畀開封同知王永羲爲之攺作正厥形
勢面對大河爲垣爲門爲堂爲廡各盡其制又
爲亭一楹置鐵犀于中夫
聖人在上百靈効順雖不必求之于冥漠然衆水清
而河獨濁濁則易淤衆水直而河獨曲曲則易
齧衆水柔而河則剛衆水平而河則險剛者潰
岸險者崩沙與其極人力以救之于已然不如
藉神力以制之于未然且鐵犀有二義焉鐵者
金也爲水之母子不敢與毋鬬故蛟龍咸畏之

犀卽牛也牛屬坤爲土性能尅水昔李氷治蜀江亦作犀以鎭之而勒銘其上于公之爲此蓋倣古人之遺意云故余今日幸叨神庇葺其廟貌復立鐵犀欲吾民世世奠安之也

金龍四大王廟舊二一在縣治南一在大梁門外明季河水圮新四一在朱源寨一在周橋街一在徐府街俱失考創建一在布政司署西明崇貞十四年建　國朝康熙二十七年河道祖文明修雍正四年巡撫石文焯重修十三年

御賜安流應瑞匾額總督王士俊重修
金龍四大王傳詳見藝文志
濟瀆廟在城隍廟西明周定王朱橚建失考年明
季河水圮　國朝康熙四年修
龍神廟在縣治西　國朝雍正五年由　京師塑
像遣官迎祀
火神廟有四一舊在鼓樓東明季河水圮　國朝
改建仁和門內一在南薰門一在縣治西南隅
一在城西南白貴俱失考刱建

三官廟有四一在北門街　國朝順治十三年修
建康熙十一年修一在蕭牆街康熙九年建一
在新貢院前康熙八年建一在城西關明宣德
二年建正統四年修弘治嘉靖八年修
泰山廟有五一在縣治西今廣盈街明崇禎十五
年建　國朝順治十四年修雍正三年重修一
在蕭牆街順治元年建嘉慶二十二年重修一在東義
門太街順治七年建雍正元年修一在城隍太
高廟宏治八年建正德嘉靖萬曆康熙五年重修

乾隆三年重修一在朱仙鎮久圯隆慶四年修

元壇廟在城南朱仙鎮失考剏建 國朝康熙五
十一年修

閻王廟在城東南中堤失考剏建 國朝順治十
一年修

老君廟在宋門南失考剏建 國朝康熙三十[illegible]
年修

八蜡廟在縣治西明嘉靖八年建萬歷十一年[illegible]
明季河水圯 國朝康熙[illegible]五

修
尹會一重修八蜡廟碑記云八蜡之祭始於伊耆氏其典𠜂歷漢晉而聞矣周禮籥章迎寒暑則吹豳風祈年則吹豳雅祭蜡則吹豳頌說者曰豳風七月也豳雅楚茨以下四篇是也豳頌載芟良耜是也歲云暮矣答神功擊土鼓飲椒馨之酒解抹角之牛沐浴膏澤歌詠勞苦無非達萬物之情而厚其報後之人頌其詩覩其禮豈惟見𢦏周之美盛由三代以迄陶唐休風伊可

懷也丁巳夏尋奉
命撫豫時值久旱
陛辭之日親承
聖天子敬天恤民之諭星言赴任益厲虔共時雨嗣
降幸獲有年萬寶告成冀酧神貺而會城八蜡
之神無專祀遷謀同官立廟宇于劉猛將軍祠
左落成且有日將伐石以紀厥事土人見殘碑
卧地中啟而視之乃前明周令班爵重修八蜡
廟記也異哉陳迹湮而忽彰新廟述而不作豈

廟之興廢自有定數歟抑人心一念之誠神之昭格即如響歟然吾聞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是以古之帝王敬恭明神休息老物至于㕣和降康則非一日之積蓋八蜡之通由于年之順成年之順成由于雨暘寒燠雨暘寒燠關于貌言視聽貌言視聽皆管攝乎思凡蒞茲土者寅恭乎一心整肅乎百體政通人和神罔恫怨此顯微無間天人一貫之至理也休徵至而祀典克舉矣余述是廟興廢之由彙詩禮之條貫

闡洪範之微旨體
聖天子之訓諭推之以廣延在位蓋黍稷雖馨要之
以敬爲本凡我同官其共勗哉工始於乾隆三
年二月告成於四月廟凡三楹有門有廡監工
官祥符令張淑載也例得備書
附張淑載議八蜡祭品云某日奉憲帖令淑載
議八蜡祭品淑載考之長樂陳氏禮書曰蜡之
爲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元冕
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騂黝其樂

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帗舞禮行于周之十二月淑載以爲古禮駭俗不能施行然詳其禮意以通于今宜從中祀之禮牲用少牢禮用兩跪六叩首但先儒皆以先嗇爲神農司嗇爲后稷神農古帝也后稷周家亦祀以天子之禮粒食之功垂于萬世享以中祀竊有未安淑載又考周禮籥章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先儒爲謂頌者卽周頌之載芟良耜兩篇載芟主祈良耜主報蜡報祭也其用良耜明矣

良耜之詩曰殺時犉牡有捄其角則古人祭蜡
用太牢明矣況河南省會之區大憲主祭不與
外邑等祭用太牢迎神送神行三跪九叩首禮
祭品牛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簠二簋二籩十
豆十酒罇一其外邑亦用三跪九叩首禮其祭
品羊一豕一鉶一籩四豆四簠二簋二此以地
而宜分隆殺者也其粢盛蔬菓各隨本邑土產
主乎豐潔以彰厥明之賜又先嗇最尊而司嗇
次之六神次之劉猛將軍又次之比干文廟先

馬神廟在大梁驛後失考剏建明季河水圯國
朝修失考年

會館鄉祠在西門街浙江八公建祀神飲福之所
國朝康熙二十年監生王安福建康熙五十八年司
獄司丁震宣等修雍正六年候選知州周文德
拓修

餘各省會館多隸祥邑但不祀神者不載

聖賢祠

文廟詳見學校

三皇廟在縣治東北隅艮岳遺址元初建失考年
元吳炳擬修三皇廟記云皇元立制於凡祭古
帝王有司擇日行事其祝幣牲牢之數因時損
益祭已即去三皇乃因舊制立廟郡縣有常所
祀用莫春之初有常日其祝幣牲牢之數有司
恪守不敢有隆殺焉歲有常禮豈不以勲被天
下與一時之澤視開天之聖立極於萬世者廣
狹不同而國家所以崇德報功者亦因之有厚
薄歟汴梁路去京師千五百里而近祥符治開

封尹省憲咸在土地以畏之廣蘊絲保障之儲不後旁郡其諸神祀崇樓閎殿峻基宇而凌空虛者遠近相望皆興於私家獨力乘堅良而擅素封者奔走恐後三皇之祭宮不踰畝在艮嶽廢基之巔如無所于託而姑栖焉者主祀配饗合食一堂前後尊卑紊無秩叙几筵俎豆不比於禮拜伏薦祼窘於登陟若是者蓋有年矣所司視爲故常不屬於意方以不飭郵傳爲大故非所以奉明制而崇墨祀也然土功之興民亦

勞止爲之以漸人不告病而功倍常是一材之積一甓之用有不可少者是爲之兆後將有興起焉若無黍絫之積徒太息於此將無所爲計猶病七年求三年之艾苟不畜之終身無所及矣若李侯者其有知於此歟李之來也能奉宣上命以惠愛爲治首修儒學顧瞻是廟乃喟然嘆曰時尹之責其何敢後乃買田以拓故址夫土鉶之啜譏於已陋施之古昔似無大失乃命埏埴之工爲登豆𥂕簋爵坫罍象之尊莫兆薦

鼎無不具者更命吏籍官田二百五畝有奇以
畀醫學議定會朝廷有停役之命遂不果就遣
豫王國輔請文以記之若有望於後者俟之用
意勤矣君子於義所當爲者惟力是視成否遲
速幾不自主矣爲是廟先事儲積而張其本者
又豈特一財一費而已邪後之來者其才行皆
膺選茲而尹是邦方將奉行國家崇德報功之
意歟夫林然以生羣然以居室焉而火食養生
以送死與王是廟者仰視其所食之田之入

孰非蒙三皇之澤者哉皆將攘臂爭先趨顯孚
事其孰不曰是廟之修自李侯始亦何病其不
出於己也侯名信字可復世冀人前為京尹治
有能聲今以正議大夫為總管云副之者朝散
大夫同知崔阿沙奉議大夫治中劉巨源承務
郎推官張若謙贊之者承務郎經歷李獻而董
是役者亦王國輔也

禹王廟有二一在城東南即古皎臺久圮嘉靖二十
年巡按王濠修

宋歐陽修禹王廟碑記云李子游於禹廟之臺覧長河之汭孤城古營平沙四漫遐睇故流花盡碣石九派匯淤雲草浩浩於是愴然而悲曰嗟乎余於是而知王覇之功也覇之功雖久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恶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爲陸易氿爲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耕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學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

物而物忘之之忘者忘其滙棲者忘其棲民者忘
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者忘及其靈
也號稱而祈禱於是智者則指其所從來而廟
者興矣河盟肆東逸處頑肆悍勢猶建堤堰
之決數郡魚鱉於是昏墊之民咸請廟稽首號
曰王在吾奚溺而防丁堰夫樁戶草門輸菜困
苦則又各請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
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
天王之道也伯者非不功也然不能定之[illegible]

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賜
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善馬肉酒是也夫天下
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觀禹廟而知王霸
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人各有其至
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
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當者也大梁以當故是
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河南
登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
功之言徵也吾少也嘗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

梁之墟乃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之桑而海者久矣尚能殺邪耕邪盧邪能航者寧邪川者陸邪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微也所謂微禹吾其魚者邪所謂美哉勤而不德者邪於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王子名溱以嘉靖元年春按河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則為迎送神辭三章俾祭者歌之侑神焉迎神辭曰天門兮顯闢赫赤赤兮雲吐窈黃屋兮陸離靈總總兮上下羌若來兮儵

不見不見兮奈何望美人兮徒怨苦橫四海兮
怒波降神辭曰絙絃兮鏜鼓神不來兮誰怒孰
河伯兮顯戮飭陽侯兮清路電藹藹兮來至風
泠泠兮堂尸舞我兮我酹尸旣飽兮顏酡惠我
人兮乃土乃粒日云暮兮尸奈何送神辭曰風
九河兮濤暮雲曀曀兮昏雨王駕鳳兮驂文魚
龍翼翼兮兩旟悵佳期兮難屢心有愛兮易離
愛君兮思君肴芳酒芬君歸來兮庇我民
國朝康熙七年巡撫張自德修三十年巡撫閻興邦

重修三十三年
御書功存河洛四字巡撫顧汧於廟前創建
御書樓奉懸匾額一在城西黑岡口康熙二十八年
巡撫閻興邦建
古聖賢祠在相國寺西合祀古昔聖賢　國朝順
治十六年巡撫賈漢復建
賈漢復合祀聖賢碑記云合祀聖賢禮與貴賤
不同牢前賢不併叙恩讐不共域反是三者爲
瀆爲亂爲戾瀆則弗敬焉亂則弗齊焉戾則弗

者爲弗敬弗齊弗和神其馨諸聖賢合祀[illegible]
禮與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者教
之本也祭義爲察協人事之極乎神故以道蒞
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祝史薦而辭不愧
是以其人敬愼幽冥而淫祀不作今致釋教而
附禮教焉教失其本矣釋之教先正毀之等於
淫祀瞻梵座輪哉奐哉割一席以奉腥奉熟方
其遠之而謂來之人事之不順烏乎察神其馨
諸二者之不合祀禮也嗚呼余烏知禮哉方輿

畫五土而地中奠之載坤含功其生敦衍皇王開天河洛道啟卜京歷都殷尹莪翟而光繹之此三古以訖今未有若茲之盛也過夷門之道帝邱賢宇如堂如翼春秋有葴壬午九月厥災水入國胥淪沕陷邇蔵民舍登登撫繩趾而騈營之不復識已余用憮然弔吹臺將訪遊梁書院之遺跡徵八郡文獻而俎豆之余志也民力未息未敢康工夙夜猶咨余乃其去悼臣子之爹恤騷騷噐噐聿靡適也歘然曷已夫余志之

弗終之終余晦之余乃辜哉故今作相國寺者
邦人之志而合祀諸聖賢旅奉弗終于晦乃余
之志亦合諸邦人之志也禮則余烏知哉余亦
聞諸禮者夏官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
六功詔太常祭于大烝周書新邑之祀咸秩無
文夫大烝合祀也無文王乎敬不病乎簡也漢
制祭功臣于庭與士庶爲列尊君而卑功魏高
堂隆非之議升堂餘與君同牢貴賤取諸骨夫
配食者可因君之牢以骨差爲俎其異代而無

君臣之義者奚見不可同堂以共牢爲俎耶臯陶伊尹呂尚功當代不祀異代矣不祀異代而歌德拜風異代仍祀焉不替君子論其德不論其世也故月令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孟春與山川並禱焉是數者可以合祀矣昔武侯亡所在求立廟議未合百姓祀于道陌識者不非之神之憑依惟德是馨道陌可祀梵宮奚不可奉也君子之教從乎德不從乎地知者爲德禮愚者爲覺懺瞻化而得亦存乎君子小人而已矣

續覽李河水記

明胡謐記云開封府故有包孝肅公祠盖祠其知開封府時功也前後名公尹是府者多名人奚獨祀公葢公其尤也公所歷諸官皆有績奚獨祀公知府功蓋開封繁劇之地功可以該諸績也雖公之在開封也劓斷豪右問貴戚宦臣為之斂手猶若居御史諫議之論序而且開門聽訟吏不敢欺即廣其知天長時斷割牛舌訟之明也劾毀勢家侵惠民河園榭即推其轉運河北時

請以牧馬地賦民之惠也自奉儉約無異布衣誡子孫不敢犯贓罪即光其知端州時歸不持一硯之操也與夫知瀛州而請罷迴易在三司而置場糴易以免民供上之物則皆縣京府以達諸外郡者也然則公敭歷中外之績舉于是乎該矣故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人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云比卒太常乃併其親老不赴調親歿廬墓之行謚曰孝肅蓋實法所宜祀者此開

封所由以祀公也而當時知是府者前公如陳文惠康肅兄弟繼尹薛簡肅夔縣如之後公如歐陽文忠呂正獻濟拙寬簡然皆爲他善所掩其知是府功則莫與公並者此開封府所以獨祀公也祠在府治廳事北創始未詳歲月歷金元以迄我朝府列外郡祀事歲修不廢祠則屢葺乃成化癸巳前知府孫侯瑜以址隘守將壓相得府治巽隅隙地遂徙建焉工未就緒而孫侯卒今知府張侯皭至亟繕完之中爲屋三間

左右翼兩廂各三間前豎門樓周繚以墉肖公像其中黝堊髹漆煥然一新張侯手書其扁曰包孝肅公之祠爰率僚佐落之而告慰公神如禮每春秋用牲醴致祭著爲儀且裒公遺事奏議載鏤以廣傳焉其尤知慕公者哉僉謂斯舉不可無記以告將來張侯屬以爲請因述開封府所以祀公之意俾人知公之功不獨在開封也

國朝順治七年知府丁時埜重建府治前康熙三十

五年知府管竭忠修

名賢祠在縣治西宣化橋祀宋開封尹范仲淹錢若水寇準陳恕呂夷簡呂餘慶王巖叟張方平杜衍馮京歐陽修明王博萬信韓英孫珍失考創建明李河水圮

十賢祠在城東南繁塔寺後祀宋元儒周惇頤程顥程頤邵雍司馬光張載朱子熹呂祖謙張栻許衡失考創建

李公祠在縣治北祀宋相李綱失考創建明李河

水圯

宗公祠在城西北祀宋東京留守宗澤失考創建

明季河水圯

岳王廟在城南朱仙鎮河西祀宋鄂忠武王岳飛

明成化十四年布政使吳節知府張岫建正德

四年修萬歷三十三年重修

明何孟春修岳祠碑記云宋岳鄂侯忠武王廟

始建於鄂再建于杭三建於湯陰而今建於梁

城南之朱仙鎮在鄂者王開國地王寃白時已

建在杭者王墓在焉在湯陰者王父母之邦其
廟皆著祀典而朱仙鎮者王之功於是爲極王
之忠憤所不能忘者也王當靖康建炎之難應
宣撫募屢擒劇賊轉武階隸留守司所向戰必
克以言事削官歸詣招討使時年尚少杭任未
及而奇其戰功者以爲古良將不能過聽其言
者知其非行伍人也新鄉之戰侯兆川太行山
皆有功而事見忌於都統胙城之戰黑虎灉汜
水關竹蘆渡南薫門及淸河鐵路步六合烏江

皆有功而謀復行於留守然王自一軍獨制兀
术不能犯杭長入而宋得復建康則皆廣德之
戰宜興鎮江東淸亭牛頭山新城靜安之功也
嗚呼王用統制借補州刺階大夫四年間崛起
行伍厥功已如此紹興以來王始承制命秉節
鉞洊陞使帥專征諸路控扼數州叛將歸降逆
賊奔潰江西嶺表水陸繼平使內不得合外無
與應固皆王之功也王志在中原復讐報國奏
移屯鎮每圖大舉而姦相擅權力主和議特竊

機至輒加沮抑高宗聞王言始大感悟授王河南北諸路招討之命王分遣諸將在處奏功相繼大軍既北與兀朮遇大敗之於郾城於臨潁於潁昌而進至是鎮距汴四十餘里與兀朮對壘又大敗之當時中興之機舉集目中天時人事強弱已見而班師之詔前後踵趨使王十年之力廢於一旦蓋秦檜之計也嗚呼王之功於是爲極而王之忠憤亦於是爲甚王一回嚮河南州縣復陷明年犯廬濠王至則遁去和議既

决而王歸遂死於權姦之手矣嗚呼高宗嘗命
王中興之事一以委卿而竟不能成王垂手燕
雲之功於招討之命若是者天耶人耶王之功
自紹興來十二年間朝廷無日不聞捷士民無
處不賴其救徵諸史册難復事數而地計而春
獨謂是鎭爲極者以此王之蹤跡周旋兩河南
北凡幾而獨是鎭有廟與其開國地其墓其鄕
比者春所謂王之忠憤所不能忘者也嗚呼王
廟在宋惟鄂國朝杭湯陰用守臣議並著而是

鎮成化間居民之義者共爲之藩臬官交獎勸
之其制簡隘今天子正德紀元之四年己巳河
南鎮守因行縣有感乃拓而新焉而廟貌閎偉
香火虔嚴開封道紀司擇道士一人同焚祝焉
顧歲時祭物供諸居民弗典弗虔焚祝衣食無
所於寄又四年壬申布政司右布政使楊公子
器至爲買旁鎮腴田七十畝出帖給廟春適至
爲量費制祭備用鑿井作亭廟前俾廟神有禮
享祀有業守民知義者交慰焉乙亥春當去沐

民石杲等聯告請記春謝不及爲明年道士楊
繼時又走京師以請嗚呼忠義之在人心亘古
今達天下豈有旣哉今太行兩河之人皆應王
之忠義豪傑也昔者挽車牽牛載糗糧餽義軍
頂盆焚香候王之人今日拜廟之民也嗚呼是
孰强之使然哉忠義之在人心不得而泯也謂
是廟者忠義之心其油然而生矣乎春於是書
國朝順治十七年王　　劉巡撫君曾一書
事於碑

考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畧曰李將軍口不出辭闘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册何嫌今古之同辭顏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是鄂王改謚忠武甚明乃世封鄉俗

今乾隆三年廟奉刻巡撫尹會一書改謚事云
宋岳少保以忠死謚忠愍中更武穆後追封鄂
王改謚忠武然至今稱武穆者獨多予同年友
蕭行人親遂言曰稱武穆非所以安王靈也初
高淳張進士自超自言嘗夢入王廟王禮之告
以生平盡忠宋室至死不悔宋嗣王業改謚忠
武而世俗仍稱武穆豈吾心哉言訖竊心異焉
嗣應浙撫徐公聘主敷文書院適書院落成徐
公將伐石以紀王之守墓人不謹或竊碑石劃

謂宋信忠武字賢揚[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將[illegible]

豊語言於徐公還其石碑之十五年祝板歸[illegible][illegible]

李公亦延王數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名臣傳寄制府開雕知王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文寺男志頓趾制府語義[illegible]爲訂証視病入[illegible]

王廟覔改謚碑記不可得乃齋三日親詣[illegible][illegible]

碑記歷二十有奇至癸亥豊碑猶在宇[illegible][illegible]

是爲宋理宗寶慶元年五月二日張王[illegible][illegible]

武勃明王鳳洲先生所立[illegible][illegible]遂募[illegible]資傳報

相國然則王非終謚武穆者無疑矣會一
鶚行入言蕭然夫王之忠固不在以謚顯雖然
謚則惡可不正嘗讀本傳宋高宗手書精忠岳
某製旗賜王後被檜誣王烈裳以背示何鑄有
盡忠報國字深入膚理傳爲太夫人刺王之室
根於天性而又奉君親之命自靖自獻死生以
之後世舍其大而稱其細何哉蓋忠武之謚不
見諸本傳而見於理宗本紀故傳之者少鳳淵
立石於祠吾友枝勸於後大行受大名忠武之

子英銳天縱動率舊章翼爲一須海內士子
咸僂僂焉務頌茲心以共厥職而中州爲股肱
地乎識時先幾發之機念知忠吾意是祠之建
也使後之官斯土者睹之而肅然敬惕然思奮
然起則必擴誠布悃大法小廉而卓乎以忠誠
先天下曰此中州之良吏也使後之生斯土者
瞻之而肅然敬惕然思奮然起則必砥節礪行
頑廉懦立而卓乎以高誼重天下曰此中州之
良士也則是祠之所繫興而裨益世風豈淺鮮

於是則聖皇褒錄意也余嘉表而出之以勗後之官茲土與生茲土者諸公顯然已事可以垂不朽矣遂書此以志云

張氏三王祠在縣治北祀明河間王張玉定興王張輔寧陽王張懋失考創建明季河水圮

名撫祠舊在縣治西失考撫建明季河水圮　國朝康熙二十八年巡撫閻興邦改建於提學署前祀明巡撫于謙王佐李奎王來王暹王恕原傑秦紘張宣徐恪韓文秦東陶琰鄧庠鄧璋何

天衢徐讃魏有本雒昂章煥裘貞吉鍾化民曾
如春范景文陳必謙汪喬年王漢　國朝吳景
道張存仁佟鳳彩

庇民祠在縣治西祀明巡撫于謙成化二年建郎
公之寓廨所也正德十年修明季河水圮
明李夔陽修庇民祠碑記云開封城馬軍衙橋
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傾保泰之功居
無何而死于是天下人聞公死咸驚而疑而涕
泣語曰鷟鷟氷上走何處尋魚嗛而公前巡撫

河南時實廨馬軍衙橋西而梁父老於是聞公
死則咸涕泣相率潛詣公故廨為位哭奠焉會
純皇帝立詔曰少保謙寃宥其家而遣祭其墓
乃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私赴祀故廨傍祠
公伏臘忌歲梁父老則把香曳笻蹑履若少壯
咸翼如不期至稽首祠下哭塡門塞戸矣會又
敬皇帝立詔曰少保謙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太傅謚肅愍立祠歲春秋祀之而曰旌功祠乃
於是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數百千人詣闕

叩伏訴少保謙前兵部侍郎時巡撫功云願梁
立祠如杭祠不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聚
哭公於私祠今三十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
史巡按張君淸筆許君彥並謁公祠下見其門屋
三間僅存堂敝漏欲頹矣於是愀然思脩而悲
祝已仰而歎曰嗟斯非梁地耶宋不此都哉靖
康之事千載悲焉二帝不南矣夫定傾者世保
大者食澤流者思故祠之言思也血食使之世
者也於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易腐扶欹植頹

起圯新而繪堊而級而階而榮而序備矣日謂者奚止也則重而堂器奚貯也則翼而廊而道士元林守焉西北隅其防也望之栗栗而巉巉枚枚而嚴嚴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夢陽曰予觀今人論肅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爲臣不易云夫事莫大於君出敵入排遷于戰四者旦夕之勢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事輒曰夫葵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

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蠡留侯良功哉
身抽天下兩高焉又何也於乎難言乎豈所謂
計免者非忠貪盛者違智歟而敵擁太上皇大
詞城下勒賊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
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
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颺言曰豈
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
之生者歟且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爲
公恕者否耶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此一腔

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泣者而獨咎
子也於乎傷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
難百戰卒愠鬱而死若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
巡撫諸所爲業載傳狀今不復次第述其始終
若是祠修於是年春月夏而告成張君淮許君
完事祀事者賀君銳也系之詩曰於鑠旋運昌
平不陂康屯傾否哲者斯利於維哲英鑒精含
貞匪時曷徵匪猷曷輿靡疑靡驚厥伐用成厥
肯是輕委躬於誠蛇何盤社龍何在野乾極危

憩日月易舍蠢爾乃賊乃奠國邑之亂之亡
扇岌岌公丁其時矢身以殉出佗排議不懟下
震僉曰和宜公曰有戰四方之事勞繇游刃帝
畀弗疑公泣視師義激六軍如虎如羆惟直斯
壯人心干城肅肅我壘悠悠我旌載清載寧皇
歸於京古曰苟難今曰凝忠古奚嘉今胡嫉而
何譏非名何毀非公孰譏靡和孰毀弗同彼巧
彼任厥膺斯厲古則曰直今曲自爲於乎少保
時晦時昭古誰無死死有榮褒袞袞廟祠棟隆

崇基神之遊之旆旆其旗白馬朱衣有風凄其
歘其有光若往若來卽而罔見跂望漣洏茲邦
寄居祗實爾恩

許忠節公祠在南薰門外祀明臣副使許逵嘉靖
三十二年建明季河水圮
明李濂建忠節祠碑記云正德己卯之夏寧庶
人宸濠肆逆維時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餘姚孫公燧暨江西按察司副使固始許公
逵抗義不屈死之嘉靖初詔旌死事之臣燧謚

禮部尚書賜諡忠烈遂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再加贈禮部尚書賜諡忠節各蔭一子爲錦衣
衛正千戶遣官祭葬並立祠於南昌又各祠於
餘姚固始以示褒崇嗣後浙江守臣又立孫祠
於杭城都會之地以風其鄉之人癸丑春三月
巡撫河南都御史蒲圻謝公存儒巡按御史東
牟蒲公之浩謂杭既有孫祠而許祠未建於汴
二公死事實同表揚之典不宜有異乃咨請藩
臬二司暨學憲臣僉以爲然於是檄開封知府

王君撫民擇基於省城南關亢爽之地創建忠節公祠鳩工庀材爲堂四楹中肖公像左右廡楹亦如之前設重門繚以周垣而龕几箷爐之類罔弗爲之備且屬余紀其事于麗牲之石余幾二公以遷代去嗣後都御史衡水楊公宜甫由鄒公守愚相繼以巡撫至御史李義霍公冀以巡按至復趣成之而祠乃完終其事者知府翁君時器同知何君鏜也余惟忠義之在天下人心攸同風勸之典弗以域異其事故南昌之祠

公死節地也固始之祠公所生地也汴亦公之故鄉又公應試赴官往來地也抑體魄雖歸葬固始而魂氣之無不之者安知不徘徊眷戀於斯地耶顧汴人有弗能盡知公死事之蹟者余摭其概而書之公諱逵字汝登世為汝寧固始人幼負敏質風骨秀異為諸生治毛詩有名丁卯舉河南鄉試明年戊辰進士第己巳授山東樂陵縣知縣有惠政及己辛未劇賊劉七齊彥名起畿甸轉掠而東攻焚郡邑殺長吏公有禦

寇之功賊不敢近樂陵臺臣薦其才超拜山東
按察司僉事兵備武定州公出奇制勝屢挫賊
鋒斬獲無筭丁丑擢江西按察司副使當是時
濠招納姚源華林諸賊縱劫江上擄其貲以厚
賂權幸將圖僭逆公言諸當事者曰寧藩饋遺
貴近皆取給羣寇今莫若剪寇則財困財困則
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其惡自戢而吾志可
行不然後難圖也當事者難之其策竟不能用
再踰年濠益橫臺諫交論其久蓄異志形迹已

今則不然闘埉馳嚴暴騎突標五衢爲梗今則
不然善披鰊惴腥慘殄和益牧藪農今則不然
璧乃與諸紳士以詰有衆曰是何從而致此非
我公能民乎民曰允若是請以歌公璧曰公之
德自當與天壤同壽公之功自當與竹帛同垂
以我蠓螢溪足爲公歌民曰必永以歌冀以圖
公貌使八郡之人得以春秋瞻拜不衰日宜鳩
工子來祠不日以成璧乃拜手颺言曰公篤孝
似陳元方忠藎似司馬君實經畧似范文正節

鎮似羊叔子崇學似韓昌黎省獄似歐陽觀恤
士似謝仁祖愷切敷奏似陸贄安恤流移似富
弼釐剔闕節似包孝肅綜理圖籍似蕭鄭侯裕
用墾荒似趙營平嚴戢兵戎似郭汾陽治盜安
農似龔渤海澤及鳥獸似楊宏農至於詩酒嘯
咏則裴綠野謝東山也於是大小寮屬及諸紳
士耆庶舉手加額曰是可以祠我公矣卜祠於
廣生池畔者何蓋廣我公好生欲並生哉之義
也次公之一年善留鄭公之三至可待請以一

圭宮寓抑春波當棠茇擎掌俾後世賈男賈女

羣拜宇下者咸識爲曲沃膠侯賈公之祠也夫

昔景伯一片石湧金如泉當引爲我公世祝之

云爾

佟公祠在南薰門外祀　國朝巡撫佟鳳彩康熙

二十一年建

王公祠在南薰門外祀　國朝巡撫王日藻康熙

二十四年建

閻公祠在城東鐵犀廟內祀　國朝巡撫閻興邦

康熙三十年建

鹿公祠在提學西轅門外祀　國朝巡撫鹿佑康熙五十二年建

蔣公祠在提學東轅門南祀　國朝提學蔣伊康熙二十四年建

張公祠在提學西轅門外祀　國朝提學張九徵康熙三十七年建

郎公祠在南薰門外祀　國朝布政使郎永清康

胡公祠在宋門外祀 國朝屯田道胡士梅康熙
十年建

周公祠在南薰門外祀 國朝糧驛道周銓元康
熙四十一年建

徐公祠在相國寺東祀 國朝開封府知府徐而
泰康熙五十二年建

王公祠在城東鐵犀廟內祀 國朝管河同知王
永羲康熙三十年建

許公祠在相國寺東祀 國朝祥符縣知縣許開

邦康熙四十三年建

牟公祠在南薰門外祀　國朝布政司牟欽元雍正二年建

彭始摶建牟公祠碑記云粵稽古岳牧名臣抱非常之才者斯能立不朽之德負卓絕之識者斯能垂不世之功以一心精誠作兩間正氣當時和年豐之際教行化洽殆如造物之煦育黙運而人不知設閭閻疾苦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溺已饑必置之袵席而後安此在天為星辰在

地爲河嶽德在一已功在斯世是以捐舘之日萬姓哀思不忘所謂捍灾禦患有利於民則祠之非若博名高者之可幸而致也如我大方伯

東山牟公以瑰宏特達之才膺海內重望西秦東魯荆楚吳越間迄今三十載實政賢聲謳歌不輟已亥春復膺

簡命屏翰中州汴之紳士軍民咸相謂曰公父兄三世蒞吾鄉公之來必能丕光先業愛我人民兩河八郡沐庭澤而載移思千載一時矣迨公下

車後釐奸剔弊政治一新惠愛士民蒸蒸嚮化
詩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者公實有之未幾輓運西陲公持籌會計以資
運實迨奏績而民不知有兵辛丑夏旱魃爲灾
河南赤地千里遍野哀鴻公亟請賑濟且單騎
查閱視歷蔀屋殷勤撫恤予粟予金全活甚衆
三年來黃流洶湧左右奔突沿河田舍竟屬波
臣時隄防甚峻公經營籌畫凡所需柳株草米
俱不問之民問白典藥以迄成功毫無驚擾公

製縣篆時目擊赤子流離痌瘝切體因捐資三
百六十兩以資復業更奏准緩征舊欠朱仙鎮爲汴
梁名區被水漂沒公親往拯救日在泥淖中不
惜也公之拯災黎懇爲利於民者蓋如此士民
卽思勒石以誌公惠不意趨朝有日竟以疾
卒於公署邑之紳士莫不奔而走祭者皆是也士
民因感知公清貧無蓄葬自已公捐金以助公
喪公家孝子遜辭不受因相與立祠以祀公焉斯
舉也豈直報德云乎亦聊以誌不忘而已若公

之修學校恤孤寡嚴以律已寬以御下篤純孝
謹承禰人之蔭我以敦素業繁清以燕貽謀
生平大節國是書之家乘載之節與星辰河嶽
並麗千古雖古昔之名賢豈能齒其右乎公澤豫
最深余知公最悉茲蘆從生晨之請遂畧書梗
概而勒於石并作歌以記之歌曰公自閶闔臨
下方仔肩宇宙形骨驚氣稱積雲甚饑糧東游
烈焰肆猖狂公降霖雨澤汪洋弱聲瑟瑟爲
相倚江有水名滄浪清流可與公齊芳重□雲

餅過洛陽寺披濁浪揖隄防黄童白髮咸稱鰲

淇源萘竹韻悠揚鸞鵠啣書飛翺翔公擬赤舄

朝君王農夫荷鍾女携筐摳衣跪拜我公傍忽

聞騎箕歸高蒼呼號奔哭震大荒高雲慘淡水

湯湯山光滅滅草色黄羣黎泣涕不能忘計取

大木植松篁更鑿琬琰字跡香峙立庭前耐風

霜歲時伏臘薦烝嘗神其鑒誠來徜徉億萬斯

世屏大梁忠孝之後大而昌

賢良祠在城東南宋門內祀　國朝總督田文鏡

總河陳鵬年雍正十一年建

田公祠在縣治東祀　國朝總督田文鏡雍正十

一年建

忠義祠在學宮內雍正元年建

〔貞烈祠〕

歷代烈女祠在城東祀歷代節烈周衛侯女等共

二百一十六人明隆慶三年建明季河水圮

明吳道直建烈女祠碑記云豫洛當天地之中

風氣疏靈山河韜秘粵自伏羲肇生雒周[illegible]

州[illegible][illegible]豐嘉爽奧區雄視四海逮我明興二百餘年
密邇京輔聖化霑濡其間忠烈之士不二心之
臣摩踵接肩後先相望亶乎其可稱矣至于宮
壼婉淑之侶閨闥簪笄之流守義秉節視死如
歸實有恩重移天哀聲沒地岸然不可奪爾世
遠人亡顯揚未舉遂使義骨燼若寒灰勁節澌
湮靡草余嘗弔古悲幽輒欷歔流涕也維時巡
撫健齋栗公巡按方湖楊公茂承上命建節玆
土二公皆晉人同寅協恭讙若平生以玆期歲

之間政化清夷境內大治復相與謀曰王化託於閨門風教係乎激勸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欲風移俗易也難矣爰命憲學楊君俊民諮諏遺秀摭採往懿遡考三代而下拔其死節之尤者未嫁殉夫如周衛侯女等十五人罵賊就戮如息夫人等九十五人含悴捐生如荀采等百有六人雲蒸霧翳照映圖籍昌異發荊山之璞價重連城剖照乘之珠光曜千里復檄開封洪守昕暨委祥符丞鄧道欽拓地創祠崇德誌行撰

良辰潔牲醴廟貌巍峩觀者如堵爲人父者必將曰如是而後無慫于歸之義爲人婦者必將曰如是而後無媿從一之節觀感與起殆不知其幾千萬人余嘗謂婦之從夫猶臣之事君分雖不侔其義一也婦之誓節猶臣之勵忠跡雖有殊其心同也每見輕生儒士誦法先王口談仁義覘其謠詠非不捐軀濟難效烈士成仁也比觀其時固僥倖苟免百計避危寧復有節義奮發冒風波於險塗哉而烈如諸女生長帷牆

未涉書史卒能有光姆訓無忝所生顧非由於性成乎嗟乎一日孰短百年孰長烈女之賢操固如此然旌節以厚人倫褒往以勸來世微二公吾誰與歸遂不辭蕪陋纂輯休美俟他日謨國史者得見兩河之地節義獨盛人知褒彰節義自二公始焉

六烈女祠在大梁門外西北一里祀烈女陳氏張氏高氏劉氏王氏張氏明正德十年建明季河圯

也斯其志可奪耶不可奪耶夫粉黛笄褘之人至微也窮閻敝闤顑頷下賤之女非有閨閣之儲文史之訓父兄之指誨聞見之開卓也而一旦有如此者彼冠裳鳴珮之夫口先生而講詩書者乃往往狼貪而狗生患難之至不化蘅爲蕭則豕突鼠竄矣於乎極矣乎於六女安得不重傷時俗之偷也劉德舉曰斯舉也乎倡首義於鄉人復白其事於官司臬業爲六女立廟郭西而監察御史潭淵王君以其廟狹弗稱也復

飭所司拓廣之碑焉贊曰貴非必爵輝豈惟華
有碎而完有鹵而嘉於乎烈女甘心夫家槁骨
竟雙並蒂則瓜岐穗離畝載嘉者禾五女繼與
奮義熱情殞軀捨生展哉令名於惟六女生猶
鴻毛死而處巍山岳其高瞻廟者拜過里則式
無貴無賤無識不知卽跡窺心持獨驗同古今
一感人心至公熊掌取譬尨全是耻爾忠爾孝
敢告君子

國朝康熙七年布政使徐化成改建於上方寺十三

年布政使金鋐增祀祥符王烈女亦名之淑女
祠久圯乾隆二年巡撫尹會一重建[illegible]祠
後初祀六烈女後增王烈女又增張[illegible]
尹會一重建烈女祠碑記云六烈女姓[illegible]
詳見前明李空同碑云夫節烈之有關風教大矣
矣余建節中州既祀伊洛道學四十四人於[illegible]
[illegible]增祀孫[illegible]賓壽菴先生特山長[illegible]
余同年友太史魯君[illegible]祥符六烈女祠[illegible]
[illegible]郭西今祀[illegible]重建[illegible]曰善哉[illegible]

東之死也雖然可以死可以無死余曰不[illegible][illegible]
異端害道而[illegible]豈子死猶未嫁也鄭自誓曰[illegible]
死矣嫌他春秋書宋灾伯姬卒解之者謂[illegible][illegible]
之賢者二紀叔姬以節宋伯姬以烈然伯姬之
葬書字此則聖人輕重之權而伯姬尤處其難
也嗚呼是可以定六烈女之死矣祥符北[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宗以六烈女與共姜伯姬相望僅在百里間
[illegible][illegible]聖人採衛[illegible]魯舊史至教長存者數抑李
[illegible][illegible]忠爾孝敢告君子則爲之重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既俎豆先儒有相表裏者與遂書以昭[illegible]
君則諾爰度地於縣治節孝祠之背以類從也
督役者祥符令張君淑載陝西進士例書
尹會一又碑記云余既蹟李空同之後而紀孟
烈女事矣踰年祥符張令復以烈女張雪姐事
告余益奇之張雪姐者未婚而殉夫者也張令
之言曰歲之五月某同陳留王令循行察田疇
暮宿掃頭集與王令聯床簀其夢一女子約年
十七八面黝而瘠衣布衣藍色手執高粱秸雖

披冉冉至前某驚問荅曰余冬天人也公亚人願洗余身某不審所謂遂叱之曰此莫非瘋顛女子乎女然其言而去寤以告王令王令曰得毋如古洗冤女子事耶旋辨色啟行至王盧集見有烏頭綽楔表曰烈女張雪姐之坊某心動思雪非冬日有乎亟召里老詢之則曰烈女早喪父事母孝巳字邑民田登路未娶以心疾夭母復字楊氏女泣不從遂自經死於雍正十三年旌其門今其母亦亡居尚在也某因至其塋

鍵戶無守舍者蔆而入則滿屋皆高粮秸離披堆積中有木主節爲烈女矣某乃大驚立命除去粮秸掃清塵埃廓如也令居人毋再污烈女藏主所遂行以告王令王令亦大駴俄有鄉貢生張舞來謁某見之重問烈女事貢生泫然曰此余族女弟炎曰國壐壓生此女秉性勤淑矢志從壹死於雍正九年四月三十日年十八狀黝而瘠某問曰得非長若干尺衣盡色疏布衣而死者邵貢生愕眙曰然公何以知之時王令

祠爲鄉賢益大勵事屬節烈著斯靈奇敢敬以告余因謂曰甚矣貞烈之氣久而不滅也烈女厪生長農家耳乃能秉義捐軀如雪斯皦入令夢寐廩廩有生氣不亦奇邪抑亦令能以禳潛爲志而有觸異之感邪乃復從令之請入王烈女祠并書其緣起而系之以詞曰烈女六續而七謂王烈婦未踰年又得一昇高粱兮薦蘭菊兮爲洗之光奕奕紛迟遅兮靈之來雪兮雪兮冬之日潔圜之藏兮神所宅後之君子視刻石

節孝祠在延慶觀西祀明鞏氏王氏路氏趙氏馬
氏史氏劉氏　國朝王氏陳氏楊氏李氏邵氏
李氏薛氏朱氏張氏王氏張氏高氏劉氏曹氏
俱現在有位雍正元年建五年修

再本縣建設專屬本府祠廟列左

府　文廟在布政司後街傍附考棚俗名黑學

府城隍廟在城隍廟街

以上例詳府志

祥符縣志卷之八 共七十三頁

祥符縣志卷之九

祠祀志

寺觀

寺

大相國寺在縣治東齊天保六年建名曰建國寺唐景雲二年改爲相國寺宋至道二年勅建三門製樓於其上御書金字賜額曰大相國寺

宋宋白修相國寺碑記云臣供職禁林伏膺典策伽藍故事緗素預聞按相國寺本北齊建國

寺也至唐室睿宗改賜今名大凡有土地疆[illegible]不能自立必然後置國城有國城露處不可暫安也然後修棟宇恭承制旨願畢其辭於是盡拜手稽首而颺言曰天生蒸民樹之司牧文經武緯創業垂統建邦設都風雨所會上古已還弗常厥所粵稽載遊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周都豐鎬漢都長安咸以爲天下之君保域中之大若乃瞻視梁國在古實屬豫州主於斗極之三度入房星之五度無名山大川之阻衝四通五

[illegible]之郊梁開平中置爲京闕晉漢有周三代因
之曆天道元遠有開必先惟周之典爲宋經始
世宗社於斯築新城於斯太祖皇帝潛陽在下
元德升聞百姓與能三靈攺卜爰尊禪讓方陟
元后以爲必躬必親所以康世難破澤潞維揚
之輿不壯不麗何以威外夷闕皇居應門之象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增嚴禋上帝之壇大禁衛
連營之制由是荆湖內附吳蜀一統嚮明而治
十有七年太宗皇帝德合天地明齊日月肇膺

顧命一委長君恢張四維奮迅獨斷盛哉吳越
享國百齡我以只一而召之蕞爾并汾不庭二
紀我則一戎衣而下之功成制禮治定作樂新
集仙秘閣之署草籍田東封之儀既而麟鳳效
祥草木呈瑞垂衣端拱二十二禩崇文廣武聖
明仁孝黃帝之應運也紫氣充庭黃雲作蓋壽
膺運六爻之貴震宮明兩之朝歷數在躬大寶曰
位以至誠奉六廟以純孝尊萬安接宮府以雍
睦御臣民以公正禮無違舉文思化成六合無

不獲之夫四海多來賓之國皇猷既以彰矣昌期亦以隆矣一旦負黼扆語侍臣曰朕荷九天眷命襲二聖丕基寅畏奉行弗敢失墜人惟有慶時汔小康行大中之道吾無間然存方外之教意有所關太祖華封禪爲開寶之號大宗錫龍興以太平之名別開啟聖之梵宮實作上都之壯觀唯相國寺勅建三門御書賜額餘未成就我當脩之乃宣內臣飭大匠百工麕至衆材山積岳立正殿翼舒長廊左鐘曰樓右經曰藏

後拔層閣北通便門廣庭之內花木羅生中廡之外僧居鱗次大殿睟容即慧雲師所鑄彌勒瑞像也前樓衆聖即潁川郡所迎五百羅漢也其形勢之雄制度之廣剞劂之妙丹青之英星繁高手雲萃名工外國之希奇八方之異巧聚精會神爭能角勝極思而成之也偉夫觚稜鳥跂梅梁虹伸繡桷文楣璇題玉砌金碧煇映雲霞失容琤鐸玲瓏咸韶合奏森善法於目前飄樂音於耳界若乃龍華春日然燈月夕都人士

女百億如雲綺羅繽紛花鬘瓔珞巡禮闉遶旛檀衆香仰而駭之謂兜率庄嚴攝歸於人世又若天仗還都鳳樓肆赦千乘萬騎流水如龍旌旗箏空歌吹沸渭憑欄四顧佳氣榮光俯而望之疑蘂珠闃風神化於海上猗宏麗也殊超勝也皆不可稱不可量大矣哉維大雄氏真大聖人佐佑大君興隆大化受託付囑爲世外護故將以法王能仁兼帝王要道叅而行之經言廣大則無思不服經言慈悲則視民如傷經言忍

壽則國君含垢經言利益則我澤如春德推日新精進也畏於天命持戒也如是知見如是信解然由造有相之功德廣無邊之福田固皇圖如泰山躋蒼生於壽域冀災沴不作僭賊不生風雨咸若寰區謐寧者歟古云登高能賦作器能銘彼皆小者尚以文爲昔簡棲抒頭陀之碑江總紀棲霞之跡庾信述鳳林之景王勃演牛頭之詞鴻筆遺妍龜趺盡在矧夫夷門巽位汴水陽涯旁連北斗之城近對蒼龍之闕哉

迎用其勢之所自然而利導之則易爲功君子之教草之披風水之就下也用其易不用厥難用其順不用厥逆用其同不用厥獨禮樂刑政治之大綱也堯舜禹湯文武孔子治道所由出而大綱以立焉然難易有時焉順逆有機焉同獨有情焉時之所至機之所動情之所喻苟利以導之亦可以助禮樂刑政所不逮是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之道固不煩閭誨而路鐸也中州盜賊水荒荼毒十年死者十九烏斷烟絕千里

疆域瀰瀚極目與沙草殍骨相黃白我
濤戢撫十八載殘廬遺子痛定呻吟譚大刼孽報骨
肉唏嘘輒流涕以爲善相勗卽弁巾豎子剌剌
無昕昒置卩晰以善若孝善若忠則惘惘然使
里胥右塾鄰長左塾月吉而令授之格格然駭
且迂廸順惕逆弗若釋語之翕然是可以教倫
哉弛𢏺弓矢耰我南畝投畢以䰟盈性躭躭然
悍不馴于長者排枌榆之廡傴僂趨將泚然怦
然是可以教敬哉饑驅走險㲉心不恒畢尿單

至哏婬獿犽使出三物而矢之蠕蠕口舌無
本嚴陜降之赫赫憚婁寐其鶩佘是可以教信
戕中土屠刃膏刟餡烹葅吾婦子以食凶易牙
叔謀之如林乃洗晃面于彭水悟鄒化于北漠
則憹然艾鍾易魼環報翻然而戚戚厥中也堂
下并上四海洋焉是可以教慈哉一圭不易民
乃饑一樹不藝民乃寒殍廞而甏醜靈號耋者耗
之本也衆口食貧貧乃國茹淡則用約用約則
貲餘餘則豊豊則康愚者見爲福君子見爲德

是可以教儉哉禮失而求之野步矩步規棘棘
然郤步而走矣縣有鼓鐘弗考作息之見日各
不謀畫壇而齋禱之磬折孔㦬不敢慾肅肅然
祗于楚夏并㧺嬉然陶然鐘鼓不爲滛是可以
教禮哉盈縮殊數形則忮忮則求求則貪貪則
驕驕則鄙鄙則吝吝則怨怨至於大爭不忍言
矣虞芮之田教以讓乎楚人之弓教以忘乎教
讓與忘弗入也曰教以空空則萬有滅六賊假
視假與滅學爲寡欲治爲大公是可以教讓哉

殊理也竦了翁貫金剛九字于一覺參以中虛誠之義晁氏謂圓通自誠而明楞嚴自明而誠考亭亦謂身與萬物同其有心與太虛同其無是謂眞空是謂金剛不壞理亦不妄也釋迦之能仁圓通之能知金剛之能勇三德者天下之達德也尊此三德以達九治余用其易余用其順余用其同以佐吾禮樂政刑所不逮于萬世爰是營復相國寺縣水蘂影坦淤墟之歸然鳩廢梓而裒益之搆琳座存舊三之一右鑿圭沼

以廣大圭厥菴另附是役也司空劉公兵憲胡
公翼勷厥成羣公庶尹實有賴焉料材藝備平
諸民作八郡子來烝烝輸不等君子謂瘠土之
民勞則思善也利而導之其無阻嗚呼𦡻序翼
翼棘院峩峩余治爲君子焉城工未役從事梵
宇余不得已也將何以爲小人焉敢不夙夜是
圖哉勒石以永吾志于後興云

劉昌重修相國寺碑記云汴城大相國寺即前
朝崇法寺也葝於齊天寶六年初名建國寺𡗗

睿宗勅改今名於時寶閣金像視昔爲備閱後
宋藝祖金章宗元世祖代加脩葺至明成化間
乃賜名崇法嘉靖丁酉又重建資聖閣今寓內
咸稱爲大相國寺而不知有建國崇法之號以
唐名相國時符瑞洊臻玉輦時下其規制爲獨
隆故景瞻勝地者迄今猶沿舊名云明季闖逆
引河灌城遂蕩成巨浸睾璇題碧甃鱗次翼舒
者俱化爲黃沙白草當日慧雲僧初定寺址見
池沼瀾漪中有天宮影樓閣透迤焉知夫天宮

樓閣刼灰再盡仍入淸池碧沼中耶我
淸定鼎誠孝奉
天特存方外之教蓋萬法本無差別治世日星昭於聖
賢而出世之道亦以明民大中丞賈公誕敷宏
化佐理
熙朝以佛子之慈悲大仁人之施濟一切廢墜罔不
振興至如賑饑掩骼禁宰放生諸善事爲之更
不遺餘力初詣慈寺輙感夙因卽命畧界繚垣
欲重建大殿顧以開府政殷且相距綦遠經理

之人未邉驟舉庚子冬月大中丞以讀禮發
侯代自杞如汴士民攀轅馬首呼號不令去乃
駐節于會城之試院余得晨夕過從因爲余言
開封諸郡之綱領相國圖省之觀瞻幸今少憩
無事亟宜鼓倡以酧素願遂首捐千金鳩工庀
材屬憲副爾調胡公董其役以胡公有幹濟才
會令汴令亦寓汴故以鉅任畀之又方伯文侯
徐公偕余多方勸導巡梁憲副繹堂沈公暨諸
監司以下遠邇協應樂輸有差蓋𣅜前則爲因

而歷後則爲創無願不滿有開必先其福德誠
不可思議粤考舊記茲寺之搆修或受命于王
朝或徵力于數郡或際民生之蕃庶或經歲月
之綿延獨我公以聖賢心行豪傑事果毅恐勇
具大智力是以舉千百年不能遽起之鴻工而
一朝鼎建殿之高五丈廣九楹榱題輪奐龍象
莊嚴其雄麗較倍昔日都人士女繽紛雜遝莫
不聳然敬躍然喜焉余因憶茲寺全盛時燈燭
之焰上達層霄鐘梵之音遠聞數里黃旛丹幢

[illegible]纍而首戴香纓寶珞轂擊而肩摩此皆余之所及見聞者不旋踵而感慨係之今得我公奮爲經始遂告成不日即瑜伽之建寶塔百鬼助以日工雀離之起浮屠四天扶其夜力似未有若斯之神近者僧曰佛力之所縶而何一非我公福德之所遺屆哉從亂城隍再奠節府重開儼然復覩東京之盛端于是焉啟之至若兹寺之復閣廻廊三門雙墻更可拭目以觀厥成矣上以肇

皇圖而下以造黎庶我公爲　國爲民之至意有深蘊于佛教之外者是不可以不記肇工於順治辛丑七月之朔落成于九月之望仍題爲大相國寺從輿志也其監作助工諸姓氏則書之碑陰

胡士梅相國寺創建放生堂碑記云乾竺一鄒魯之教幾中分震旦國兩氏弟子樹幟角勝老死不相往來而儒者立說復思人其人火其書並帚瞿曇氏之教歸之烏有然終唐之世浮屠之

剥日益盛歴五代而宋而元而明千餘年其盛
不少衰衰矣無難輒盛則儒者亦聽之而已今
大中丞賈公以誦法鄒魯起家鎮撫中原之三
年勸耕耘脩文事躬節儉禁宰殺大梁遺民流
離而散處者收魂魄歸里井近且烟火萬家漸
復古名都會公讀禮之暇過相國寺遺墟憑弔
徘徊不勝象教淪没之歎適大司空瀛洲劉公
方伯文侯徐公及諸君子雅有同志多方勸募
共襄厥事取梓材陶瓦之沉河伯宮者復相國

舊觀仍以竹頭木屑闢寺西隙地置放生菴鳥
革翬飛莊嚴世尊像南面儼然稱相國附庸云
菴歬百步許復鑿一池雜樹槐榆檉柳青翠無
炎埃公出俸錢日市禽之塌翼者獸之折足者
免離網羅近刀俎者置豐草長林間鱗物之點
額暴腮困于豫且者縱之使悠然一泓清水中
或且曰公既誦法鄒魯矣胡爲復問津乾竺余
曰成湯解網固金人未夢以前事即尼山之不
射宿與子輿之仁釋觳觫者果與瞿曇放生有

長道乎他若放龜渡蟻瑣屑不勝書古今釋[illegible]家艷談之未嘗以迹泥浮屠抑居下腮且羣言折衷于六經天地之大德曰生鳥獸魚鱉咸若雜見于周易尚書之文者亦在貝書未東之日也又何河漢于放生之舉乎若公者固合鄒魯乾竺而一之者豈如兩氏弟子立幟角勝老死不相往來耶抑聞之刳胎殈卵麟鳳不至其郊由公放生之意推廣之種種胎卵濕化長養生成必且有音中笙簧之鳥不食生物不踐生草

之獸飛豕寢訛於郊圻者以彰公仁民愛物之
德意姑俟於他日驗之
慧林禪院在相國寺東俗呼鐵佛寺即相國寺禪
院明季河水圮　國朝順治十六年左布政使
徐化成脩
徐化成脩慧林禪院碑記云自昔如來立教特
重結界一事其制高不在山下不在隰土不附
沙石不附陶别於平原穿取地五尺以下之上
和以雪山白牛之遺及旃檀爲墁其用意甚

[illegible]之[illegible]至遠也然而無並類礫四大爲害窺在不免雖佛力有不至焉辟之商人十方[illegible]遷不免麥秀周人考卜宅鎬不免黍離詩[illegible]耳大相國寺之禪院有入其一爲慧林者蓋以名也佛法戒而定定而郎心郎佛而非心非佛經云佛成正覺普見一切衆生無不具有如來慧智始而轉四諦法輪所以攝有學也終則示一乘心印所以契圓寂也一源逼而萬派分一炷然而千燈照慧之爲林也溥矣爰有諸佛

以像而名猶之玉相金身金玉可以佛木叅石悟木石亦可以佛也慨自黃河淪沒以來蕩成巨浸塋璇題碧甃鱗次翼舒者俱化為黃沙白草余膺
簡命藩此中土興廢舉墜蚤作夜思凡可以肅觀望而昭象教者鰓鰓焉俱有弗逮洎大中丞賈公有事於寺余力襄之亦既殿宇巍峩輝煌四[illegible]矣惟是八方比邱一鉢一盂卓錫茲土者[illegible][illegible]須給孤獨園于祇樹之下此[illegible]

舉也余用是鳩工而於役也考卜於黃[illegible]月[illegible]
吉蓋三越月而竣事佛像莊嚴正大宗也到[illegible]
藍韋馱諸聖崇護法也樓題輪奐爨室糢房[illegible]
不森鮮倍昔都人士女繽紛雜遝咸欣欣以[illegible]
改觀矣是役也覩前則爲因而覩後則爲創[illegible]
其經費則仕祿之羡也考其程事則身爲值日
爲省也是亦一像教矣於戲教之不絕如來開
示之菩薩闡揚之四衆護念之大地山河隆替
相仍而傳持不息者即此西方大聖人而爲正

楹之見在釋迦牟尼是也將見大乘法器于是乎在則院不僅爲大相國寺之附庸而已僧有萬寧者善説法俾之焚修萬寧必有以爲是院重矣後之人遲之歲月而漸次加葺亦如來結界之一助云相與援筆而壽諸石

祐國寺在縣治東北晉天福中建於明德坊名曰等覺禪院宋乾德二年遷於豊美坊即今所也慶歷元年改爲上方寺內有鐵色琉璃塔俗呼爲鐵塔寺

宋王嗣宗遷寺碑記云夫聖人之妙用必本
清淨聖人之至行必存於教迹雖元黃並列覆
載之體不同而水火交馳化育之機一致自淳
元浸散道德下衰嗜欲熾而奔競繁功利騁而
仁義缺揭日月者既患昏衢之翳鼓橐籥者更
嗟蘊界之塵邪山厚而智種蟄芽苦浪深而性
珠匿耀不有啓發孰救沉淪金容一夢於漢皇
玉偈遂流於中夏教之盛者其華與京花嚴經
云佛成正覺普見一切衆生無不具有如來智

慧但以妄想執著而不得證如來懸之於是發
大誓願放大光明始則轉四諦法輪所以攝有
學也終則示一乘心印所以契圓寂也其間張
定慧顯權實性相雙列空有交證隨機設教靡
遺於巨細對病施藥寧差於淺深一源逼而萬
派分一炬然而千燈炤肆夫慈救之旨可謂至
矣善誘之利可謂備矣後之學者實繁有徒何
代無人以幹法蠱則斯院經始麄得而言後唐
故明悟大師賜紫惟課俗閩之良族也籍本温

髮俗姓林氏生旣殊稟幼且不羣殆至成童卓然秀異每或出侍遊覽必曠望岑寂若有所待迨入承訓教必凝澹窻戸若有所奉也舉止閑雅爲宗族所異一旦辭親慨然有脫灑之志年十三詣泉州仙遊縣龍華寺支璀禪師以祈落髮師從其願俾奉灑掃年十七受具於福州白塔戒壇師神形淸爽必機穎悟初讀法華經豁若生知次閱因明論宛如宿習自爾博訪講習遍禮道場不五六稔大有領悟遂振錫遊名山

禮諸祖參勝會扣元關了然默識密契心要北
遊岳麓靈巖非一以長興庚寅歲憩於大梁之
精舍暇日躡屩至明德坊覩隙地數畝乃嘆曰
有爲之法逐境而遷無定之波遇坎則止吾其
少息焉遂有解履之興因以厥志募諸檀信善
願冥契如谷嚮答會未周歲資用充羨乃書劵
而易之於是購材鳩工擇日興事始則一室蔽
風雨終則百楹極壯麗玉質金相再稔而成甍
室模房繼踵而出亦爲當時之勝概也晉天福

額[illegible]精[illegible]請遂賜額焉紫服美號謚曰[illegible]

[illegible]是富朝大族率多相矚捐金施貨

錢[illegible]吾以一[illegible]一新植足皇都經之

營之[illegible]乃緣合數吾僧廣作佛事以利

一切且捨香積之惠也於是首爲大藏經總

五千四十八卷備函藏以貯之次塑畫羅漢像

各五百尊軀闢華堂以列之正殿之內塑釋迦像

泊侍從賢聖總九軀繪塑之妙率爲一時之奇

觀光院之營構自唐張興辛卯逮漢乾祐戊申

鈐[illegible]八年經費數千萬虹梁藻棟總成三百
間[illegible]楽衣鉢之一皆衆僧師之力竭至是義
師以周顯德丙辰歲春三月微恙遂作翌日加
劇[illegible]攝衣正念召門弟子喻以後事[illegible]其四
月[illegible]寂於方丈門弟子升堂者三人長曰智
覺大師賜紫從[illegible]次曰贊正大師賜紫從
瓊季曰明演大師賜紫從璟皆名濟[illegible]瓊公[illegible]
袁[illegible]允謂當乞[illegible]於[illegible]之[illegible]
之命[illegible]許事不墜[illegible]風[illegible]

歲錫以命服旋加美號奬舊德也是歲季冬之令月國家以皇居狹隘載拓基堈斯院所居正該卜築於是詔遷淨泉於京城之北賜隙地數十畝俾結界而居焉仍以舊額旌之即今豐美坊之西北隅也璎衣裓之外悉以營材糗糒之餘罄將募役斧斤交運板築連施剞劂之伎靡停繪塑之工閒作督藏忘倦卒覩成功比之舊規諒無懸德紺殿中峙迴廊四周危樓接影聳焚前爐閣飛甍壓其後禪堂四闢爨室東開聖

緣雲攢經龕鱗次小大相計踰四百間精潔護
持向二十稔昔之舊物一一以無遺嘻負荷之勤
斯亦至矣璦公以太平興國巳卯歲示化禪室
院之後事屬於璪公焉璪公行業素高節槩可
法自祗院事纔逾半紀炎涼搆疾不臻上壽以
雍熙甲申歲秋九月奄云示化良可惜也今院
主悟圓大師賜紫智柔洎供養主覺慧大師賜
紫智緣皆先師課公及門者也法裔相沿式當
預事於是稟遺命勤懇誠胥覬而邀予節而效

檀施以之傾信游學以之歸附華龕璨璨時開
寶軸之文雲衲侁侁日飫香厨之供院之法侶
殆百餘人於佛法中率有所得蘭敷菊秀各振
清芬玉潔珠寒俱融善價吾見其進蔚有可稱
保此令猷二公之力也於乎教之大也如來開
示之菩薩闡揚之四衆護念之故佛滅度後二
千歲中雖隆替相仍而傳持不絕非并神力何以
至是耶宜其世間作大依怙讚歎敘述諒無愧
焉嗣宗素於內典尤懵旨歸柔公猥承見託難

孰讓名强率斐詞以旌殊績

元末兵燬明洪武十六年修天順四年重修勅改今名嘉靖三十二年重修明季河水圯塔殿猶存　國朝順治十六年左布政使徐化成重修

國相寺在城東南繁臺前又名繁塔寺五代周顯德元年建名曰天淸又名曰白雲宋太平興國二年修明洪武十七年修正德十五年重修明季河水圯

明李夢陽重修國相寺碑記云國相寺繁臺前

寺也臺三寺後曰白雲中曰天淸塔斷而中立
有鸛巢其上戛戛鳴按夢華錄繁臺寺一耳亦
不言其地之盛嘗聞之長老曰寺一耳而三其
教中教之講僧玉色褊衫後教之禪僧深褐褊
衫前教之瑜伽淺褐褊衫而寺遂三後有白雲
閣於是號白雲寺中有天淸殿於是號天淸寺
前有國相門於是號國相寺寺分勢孤時遷世
殊於是崇者頹而下者蕪僧闘教汙庸師惡徒
于是樹石盜亡損破鳥鼠穢之往來羊豬寺非

若能主矣又國初剷王氣塔七級去其四崩齧幽窘狐狸魑魅昏嘯陰啼僧席未暖業逃去而善彬者國相僧也乃奮然與曰寺將世廢耶僧廢之耶於是守一淸修年七十餘步詣戒壇受戒寺得不土平者彬之力也汴城以水湮故諸古蹟茫然蕩然獨斯臺巋然峻峙可遊遊者輩轇轕載吟筆花晨月夕雪驢風馬無不叩彬門者斯足知彬也正德間彬葺其殿閣門樓房廡而百戶趙越等助之涅像按舊碑宋太平興國

開建今洪武初僧古峯新之相去四百餘年迄
彬茹茇五十年而空同山人爲記
國朝康熙二年巡撫張自德重修雍正十二年居民
李爲淦等重修中殿
按繁音頻或又云音婆右从殳與繁字从攴者
異蓋譌爲繁也然亦無証據
天王寺在城北安遠門外元至大元年建藏經閣
明洪武二十年名天王寺嘉靖十二年修明季
河水圮
明左國璣藏經閣碑記云佛宇先堂後有閣閣

藏其言蓋五千四百八十卷焉浮屠何因而藏其言耶彼見吾儒者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相延而來者其書一遭秦燬幾至不振幸而藏於山巖屋壁之間者乃出於旣燼之餘是故其徒亦惴惴焉思以保其言於不墜乃相率而爲之閣以藏之然又豈不私相謂曰彼儒者之道爲天下綱常倫理斯民日用生養之計秦猶惡而焚之劌吾徒之所講者尤闊闊高大入於虛寂而不屑屑於日用生養之務有不吾忌焚

之者乎吾徒又敢怙然自以爲天下方奉信[illegible]
道而不爲之所乎是故陸海之內窮僻險絕之
地地無不寺焉寺無不閣焉幸其有藏而獲存
者玆其所用之心嗚呼傑人不作習謬踵弊二
家之藏其可信乎吾聞上古聖人以元默恭已
而天下向化佛氏闡教亦不立文字而直指人
心以見其性今藏之閣者有五千四百八十卷
以惺悟後覺開誨羣生此所以馳華軒而涉要
律於宇內者皆以言辭爲相競也習謬踵弊夫

豈今日也哉雖然人不皆上智也教不皆無言
也藏經於閣懼往者遠來者放也因言以識教
因教以入道演法者所以待下士也玆閣也肇
於元尋迨我明幾廢僧古峯禮於周定王王爲
新之嘉靖年間復壞義官李孟和僧道悅民張
佐輩爲述先王舊德請於今王王又爲發則典
事孟和董之各捐已資以協其工匝歲而閣告
成左國璣乃述二家之意交感互激以所以告
吾儒者以告浮屠氏使闗之藏得以爲人心之

[illegible]新可矣豈[illegible]而照耀於[illegible]

壽漢之美觀也耶

國朝康熙五十八年開封府知府徐而泰重脩

孝嚴寺在西門內迤北即宋太尉楊業家廟業死節朔方其子請改爲寺以薦父太宗嘉之賜額孝嚴明洪武二十二年脩

洪佛寺在城東北沙窩岡宋崇寧元年建明成化十六年脩

能守寺在城北五十里曾岡俗稱曾崗寺失考創

建

寶相寺在大梁門外五代唐長興元年建元末兵燬明洪武二十年重建成化四年河水圮

木魚寺在城南四十里宋時建失考年金末兵燬元至元元年重脩

萬壽寺在城北明洪武元年建明季河水圮

與國寺在城西西和保明宣德元年建成化十六年脩明季河水圮

隆興寺在城東北晉天順元年建成化十年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寺在縣東北[illegible]建[illegible]

[illegible]寺在縣東北[illegible]年建明成化

十一年修今圯

清凉寺在城東[illegible]元年建天順二年

修

景福寺在城東門[illegible]馬尾岑失考創建天啟五

年僧海潮邑民張[illegible]重修

明馬體元修景福寺碑記云景福寺大梁城東

馬尾牆之淨境也村距[illegible]和門[illegible]千里寺
離向村中厥地爽塏而關寂[illegible]三楹曰天王殿
之正殿毘盧尊佛諸[illegible]之後殿本
師釋迦牟尼尊佛左右[illegible]三尺許相傳
掘自地下正殿觀音[illegible]而堂正殿前
御藍祖師兩殿[illegible]之[illegible]衣觀音今首座
僧舍居其西旁寺田[illegible]畝十有二樹木
森鬱村民左右[illegible]其後檔寺門一泮池
積潦非旱甚水不涸寺[illegible]起自何代今[illegible]

者哉當亦人人與能之矣余别業在寺左偪
鼓鐘經咒之音願諸沙門持戒精進願諸檀那
布施宏益更願十方世界修梵行者究竟六度
具足求大乘者得聞最上法門佛曰爲之增輝
法輪以之常轉同歸萬善共樂太平惟我佛嘗
薩以願力成之是爲記
南太黄寺在舊縣東北毋寺保失考創建元季兵
燬明洪武十五年建
北太黄寺在舊縣東北陳橋保南宋明道元年建

元季兵燬明洪武二十年脩

〔庵閣〕附

無量菴在遊粱祠西　國朝建失考年

福慧菴在迎恩門外　國朝建失考年

湧蓮菴在城南蘆花堤　國朝建失考年

拈花菴在城南薰門內　國朝順治十六年左布

政使徐化成建

袁禧如建拈花菴碑記云西土二十七聖人大

旨一歸於空此豈可以眼耳鼻舌求者哉初然

而香纓寶絡皆爲佛之所有又胡然而水火
魚入之皆爲佛患也當其燦然新也佛之存爲
假存而愚者不必果敬及其頹然廢也佛之亡
若眞亡雖明者莫不慼然哀之蓋佛未嘗如是
以求人人自不得不如是以處佛亦如與世繼
國非聖人欲然君子所以待聖人則然耳亦自
黃河淪沒兵燹洊臻旛檀僅存鴟吻蕩盡三教之
防俱潰矣大方伯徐公涖我中州惟時草昧漸
開次第修舉百廢具興公尤以佛子之慈心大

仁人之施濟凡璇霄碧落之區爲之不遺餘力
會汴門南藁内有佛像在焉蓋得之黃流黑壤
中而求香水於人者公惻然念之彼夫舍衛城
中次第乞食是如來度衆生是衆生度如來未
可知也爰是卽其地建菴以祀之而佛之靈妥
矣顧菴以拈花名者何居殆有取於說法拈花
之旨也間闍戒行清嚴者則佛獻花演宗秘妙
者則天雨花又烏知今日之拈花菴匪卽他日
之獻花室雨花臺乎菴規模宏敞法像尊嚴都

人士女或哲或愚咸敬且迄月逢朔旦耄稚畢請燈燭之焰上達層霄鐘梵之音遠聞數里凡禮佛而生敬畏心者卽感公而生祝頌心悅哲以慧而給愚以善公將使二萬五千河流並入夫海其功德不可思議是公之爲民有深蘊于佛教之外者是卽西土二十七聖中之一聖也夫

白衣閣在布政司東 國朝建失考年

觀

大道宮有二一在縣治西南隅明洪武二十三年
建初為祐聖觀正德元年勅改今額明季河水
圮一在按察司西　國朝順治元年改建於永
寧王府舊地康熙五十八年巡撫楊宗義重脩
劉昌改建大道宮碑記云汴之邑舊有大道宮
以祀北極元帝其規模宏敞壯麗與相國寺延
慶觀相鼎峙汴之人焚香頂禮無問貴賤賢愚
而帝亦福善禍淫時顯靈異厥後河朔一帶凡
朝終南山者必先脩醮於此稱為一宮云明季

鬚迎笙鶴絳節龍光引鳳鸞八駿不歸遊[illegible]
步虛空遶紫雲端

逍遥觀在仁和門內元時建失考年明洪武八年
脩明季河水圮

三清觀在安遠門內明永樂三年建後淪於水成
化十四年脩明季河水圮

玉陽觀在縣治西北即楊六郎宅址明正德十年
建明季河水圮

遇仙觀在仁和門內元時建失考年明洪武六年

重建明李河水圯

延祐觀在延慶觀側 國朝建失考年

陵墓

陵

上古

倉皇陵在城東北二十里䧳和保俗呼爲倉皇冢是也按禪通紀倉頡居陽武而葬利鄉所謂利鄉卽䧳和保之墟也

漢

盡昭陵在城東北四十五里馬尾墻保即春秋宋之黃鄉高祖兵敗毋死焉後招魂葬之有丹蛇出水中躍入梓宮躍出有遺髮乃號盡昭陵其地曰小黃圍因置小黃縣陵寢累經河水淤平

金

章宗明惠王皇后陵在城北五里莊

〔墓〕

春秋

扁鵲墓在大梁門外西北菩提寺之東舊在城內

唐元和十五年宣武軍節度使張弘靖徙瘞于

此

戰國

梁王墓在城西八角保即魏王甇

信陵君墓在城東揚州門南

段干木墓在城西北二十里

張儀墓在城東北七里

朱亥墓在城南朱仙鎮保俗呼屠兒墓

漢

張耳墓在城北四十里安寺保

甘公墓失考所在

夏侯嬰墓失考所在

晉

畢卓墓在城北

唐

李靖墓在城南關店保

段志賢墓在城南關店保之王家莊

單雄信墓在仁和門內西北隅

五代

張氏墓在澗色鄉或傳即梁朱溫妻

李穀墓在城東門外

宋

王旦墓在城東大邊村

宋歐陽脩撰王旦神道碑云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眞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墓

其遺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纂[illegible][illegible]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于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眞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手稽首出明日有詔史館脩撰歐陽脩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淸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

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曾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曾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

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臨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審刑院[illegible]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illegible]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illegible]政事[illegible]薦

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illegible]權
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脩撰判院事一日賜金
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眞宗即位拜中書舍
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
駁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
以私由是眞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
稱公曰眞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
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眞宗曰吾固
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

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
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眞宗幸
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公馳自行
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脩
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
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眞宗遂欲以無事治
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
相務行故事愼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眞

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决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内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于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眞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眞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眞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脩眞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

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
同公徐一言以定令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某
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于是
邪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
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眞宗以問公公
請勅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詔德明來取眞宗
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
符中天下大蝗眞宗使人于野得死蝗以示大
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